母亲的音乐情结

□朱礼卓

母亲没上过音乐学院,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,可不影响她对音乐的热情。也许是受外婆的影响,母亲打小就喜欢音乐。小时候,母亲特别害羞,读篇文章也要用书把整个脸遮住,更别说唱歌了。在音乐课上,老师要求每个人站起来唱歌,母亲也用书遮住脸唱。尽管如此,伯乐老师还是发现了母亲这匹“千里马”,考试时给她打了红红的一百分。这是母亲自豪了一辈子的事,从我记事起,母亲就经常跟我提起这件事。

在母亲青春年华时,外面流行样板戏。她是台柱子,出演阿庆嫂,堂舅扮演刁德一。母亲说,因为她演的阿庆嫂非常成功,加上她当时是村花,暗恋她的人可真不少。记得有一次,母亲从坑口回家,她在路上走,老师的儿子在山岗上跟着她走,颇有点“妹妹坐船头哥哥岸上走”的味道。尽管那时母亲有点羞涩,可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,母亲就一脸骄傲。我开玩笑说,娶了一朵花回家,那咱老爸不是赚大了?老爸说,才子配佳人,刚好扯平。说到开心处,我们便央求母亲来一段清唱,母亲会兴奋地答应我们的请求。之后,父亲、母亲便站在客厅中间,有板有眼地来一段《沙家浜》的名段“……遇皇军追得我,晕头转向,多亏了阿庆嫂,她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……”父亲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永康口音,我们笑得肚子疼。

母亲开音便不同凡响“垒起七星灶,铜壶煮三江,摆开八仙桌,招待十六方……”我们坐在沙发上不停鼓掌,母亲唱得越发嘹亮。这个时候,我们会一致表扬母亲比父亲唱得好,要求母亲再唱一次。母亲受到鼓励,欣然答应。

有一天,母亲说她要去上大学了,我们惊奇地张开嘴巴“啥?上大学?农业大学吗?”母亲说是老年大学,她已经报了二胡培训班和声乐培训班,一个学期只要十元钱。我们恍然大悟,一致支持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开心就好。于是,我们陪着母亲到琴行挑了一把二胡,从此,客厅里每天会传出母亲的二胡声,从刚开始的割锯声到后来轻云无定的漂浮、高山流水的叮咚、山间鸟鸣的婉转,母亲的二胡技艺在坚持中进步。

周六晚上是我们到母亲家聚会的日子。享用完母亲给我们准备好的美食,便是我们享受母亲才艺展示的好时光,也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刻,因为我们是她最忠实的粉丝。每当这个时候,父亲会暗地里给我使眼色:这个老小孩又要开始“客癫”了。我们会大声说“我们喜欢听!”母亲来劲了,她会使出浑身解数满足我们。一曲完了,我们会变着法子赞扬她“老妈,我们太赚了。不仅享受了您的美食,还享受了您的精神大餐。”这个时候,母亲会略带羞涩地说“唱得不好,老了,嗓子不听使唤了,想当年……”于是,我们又开始听她讲述起那些年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,母亲的房间里多了一台电子琴,老远就能听到叮叮咚咚的声音。我们问她哪里买的,她说农贸集市时买的,可便宜了,老板跳楼价卖给他的,只要三百元。母亲就是容易相信人,不过她开心就好。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了一大沓歌谱,让我帮她复印,她说弹电子琴用。我花了大半天时间复印好,她像捧着宝贝似的把歌谱一张一张插进文件夹中。那种小心翼翼,仿佛一不小心就会把歌谱弄坏一般。

母亲总说她老了,腿脚不利索了,脑子也没记性了。可是,我觉得她记歌词比我们强多了。记得一个重阳节,演刁德一的堂舅从老家来电话让母亲回去一起唱《沙家浜》。母亲接到电话,兴奋地唠叨。路上,我问她歌谱带上没,她说不用带。我杞人忧天,怕她忘词。她说就回去看看热闹,不唱了。我问:真不唱了?母亲回答得很坚决:真不唱了,就回老家会会乡亲。

到了文化礼堂,演出开始。堂舅不放过母亲,一再请“阿庆嫂”登台表演,拗不过热情的掌声,母亲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我说给她搜索一下百度歌词,母亲摆摆手说不用,气定神闲地上场了。拿起话筒,清亮的京味从她喉咙传出,我真怕她高音区上不去,暗暗责怪她不该把调定得那么高。可是,我的担心是多余的,母亲轻松把高音扬上去了,衔接自如。一曲结束,掌声雷动。堂舅一脸兴奋地说“唱得好不好?”观众高喊“好!”堂舅又来一句“要不要再来一首?”观众高声附和“要!”于是,母亲又来一首《父亲》。《父亲》完了,又来一首《母亲》。

母亲也对婺剧着迷。前几年,妹妹帮她在网上买了一个带屏幕的MP3播放器,下载了婺剧名段,诸如《三请樊梨花》《僧尼会》《薛刚反唐》《徐策跑城》等。我们常常在楼下就能听到母亲开着MP3播放器,和着名家的唱腔在自娱自乐。有一次,母亲烧红烧肉。因为烧的时间比较长,母亲就来到客厅跟着电视学唱婺剧,全然忘记锅里的红烧肉了。直到厨房里传出一股焦味,父亲惊呼“怎么一股糊味”,母亲才回过神。

母亲之前买了一只音箱。这种音箱携带方便,河边、广场、公园,只要选个地方便可以一展歌喉,而且可以引来一大堆观众。前段时间疫情严重,我们不便串门,两位老人宅家两个多月,音箱话筒正好派上用场。每次我们去给他们送菜,在楼下就听到母亲引吭高歌。先生说“你妈真开心。”我说“挺好呀,老人宅家自己找点乐子,省得无聊。”

岁月沧桑,皱纹爬满母亲的额头。但愿暖阳一直陪伴在她的音乐之路,将生命的美好片段化成缕缕霞光,照亮她回忆的每个角落。

复工记

□黄田

受疫情影响,公司的开工时间再三推迟,我辛辛苦苦抢购到的高铁票不得不一次次退掉。等到最后收到开工复产通知时,高铁票已经很难抢购了。因为那时全国还有很多高铁没有开通,返岗进城人员又剧增。

2月底的一天,我和妻子终于坐上长沙开往浙江的高铁,在金华火车站通过扫码、测温,当天下午顺利回到永康。我走进公司宿舍,就像回到温暖的家,原先的焦虑一下子荡然无存。

次日,我戴着口罩,高高兴兴来到公司上班。厂区大门口,几名保卫人员身着白色防护服,戴着白色口罩,举着白色测温枪,给每位上班员工测量体温。我走过去,保安员举枪朝我额头一指,叮当一响,显示36.2度,体温正常。我微笑着,健步向久违的办公室走去。推开门,看到戴着口罩的同事,见到久别重逢的朋友,心情豁然开朗,感到特别亲切。

随后来到生产厂区,车间正在开足马力复产,各种机器轰鸣,电焊火花四溅,一扇扇重达100多斤的防盗门产品正在装配、检验、打包、入库、装车。员工们干得汗流浃背,热火朝天。

以前,中午在食堂打饭,员工排起了长长的队伍,就像春节抢购火车票一样。疫情发生后,为避免感染风险,大家分批在食堂用餐,一桌一人,就像高考似的。有些科室员工,干脆把饭盒拿到自己的办公室安心享用。

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。疫情发生后,全国许多企业和个人慷慨解囊,捐款捐物。我们公司也向永康慈善机构等单位捐款200多万元,支援“战疫”。后来听说意大利疫情非常严重,公司又向意大利合作伙伴捐助数千个医用口罩。他们收到口罩后,非常感激,连连道谢。

疫情期间,顾客宅家抗疫,不敢出门,导致专卖店空空荡荡。有些经销商愁云莫展,忧心忡忡。公司电商部便协助经销商开展云端直播带货,销量直线上升,订单雪片般飞来,经销商喜笑颜开,全体员工无比开心。

有些人谈鄂色变,连湖北产的水果都不敢买。有的公司招工时,湖北人宁缺不要,甚至无故辞退湖北籍员工。我们公司对湖北籍员工却特别关心和重视。3月11日,公司得知有一对夫妻员工自驾从湖北一个低风险地区回到永康,在经济开发区一家酒店接受集中隔离观察。当天下午,我和公司行政部一名领导,买了两篮沉甸甸的水果和一包医用口罩,专程到酒店看望慰问他们,让他们安心隔离,保重身体。接过礼物,夫妻俩顿时热泪盈眶,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4月,“停摆”了近2个月的市图书馆终于打开大门。以前,每个周日去图书馆翻看书报是我雷打不动的习惯。自回永康后,我就天天盼望图书馆早日开放。那天,我戴着口罩,早早来到图书馆门口,首先进行身份证号码、手机号码登记,然后测量体温,扫健康码。走进久违的阅览室,工作人员早就把桌凳摆放整齐,两桌之间相距1米左右。玻璃窗户全部打开通风透气,让读者感到舒爽又安心。

我原以为这2个月的报纸被工作人员收集起来当作废品处理了,想不到他们按时间顺序整齐地叠放在报架固定位置上,方便读者阅读。大家都戴着口罩,在静静地翻看自己喜欢的报刊。我从报架上拿了几份文学类报刊,坐在位置上如饥似渴地翻阅着,还把一些精彩的文章用手机拍下来,回家慢慢欣赏。

如今炎炎夏日已到来,武汉病例早已清零,疫情得到基本控制。但愿生活如常,工作如常,一切如常;但愿天清清,水蓝蓝,岁月静好,人人平安!

声边 朗读频道

把美好的时光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

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

心念

□嗣林

梦吟

奈何君心念,谁言非故乡。
梦追情深处,往昔不复昔。

源

川山翠延惠朱嗣,塘里塘外和家亲。
源自耕读勤至上,村有明德誉美扬。

诗词十一首

□李妙

对饮

初闻壶溢香,细品盏中汤。
啜啜芳心润,丝丝馨绕梁。

山茶

院角一山茶,春来满树花。
秋冬芽不语,只待绽芳华。

玉兰花

昨日尚无芽,今朝一树花。
玉兰何事喜,正是沐春华。

夜读《千家诗》

江南春夜雨纷纷,独处高楼欲习文。
翻遍千家诗释义,低吟一首似耕耘。

牡丹

洛阳纸贵牡丹珍,独秀芳姿万宅春。
富贵花开迎吉瑞,藏黄匿紫赛星辰。

咏锄

一下二下三四下,五下六下七八下。
九下十下十一下,锄锄入地为庄稼。

春恋

云淡风轻鸟短鸣,梅红竹翠柳长盈。
两心一悦相思苦,宁负春光不失卿。

探幽

轻风细露访深山,白李红桃旺笑颜。
遍野春光添锦绣,馨香沁鼻诱人还。

题兰

春生草长迎风开,自有花香引蝶来。
都说写兰难撇叶,密疏之间竟真才。

忆江南·游开心农场

华溪岸,有枸树参天。鱼水石沙相映秀,扬鞭策马畅游园。能不去寻欢。

忆江南·春满水莲园周

长城下,万绿隐深山。风暖梅开红艳艳,雨过谷径水潺潺。能不上周园。